

中丞劉摯言。憲貪功生事。漁歛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董大功。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狴犴。朝士都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為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為言。詔並降官。

### 詔舉經明行脩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脩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脩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 以韓維為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



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

### 命程頤等脩定學制

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疑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脩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 放鄧綰李定于滁州

###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覲歷數其姦。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



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 立十科舉士法

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

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叅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其不便司馬光奏曰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



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詔從之。

### 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帝初即位。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

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耻。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畫以給還。遂遣穆衍往吊祭。尋遣使封乾順為

### 夏國主

###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

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



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為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光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陝洛間皆化其德。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

不疑

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今為何官？對曰：待罪。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軾不能從。  
張璪免

諫官王覲。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劉摯亦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章。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 改封孔子後為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為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翰道輔子也。



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摯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二年。復制科。

罷門下侍郎韓維

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讒愬。詔分司南京。

尚書右丞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切為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



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

### 罷右司諫賈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

辰戌

### 三年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主存私。顧而歎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



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大防朴厚。養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

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蜀公范鎮卒

初起鎮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為門下侍郎。鎮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謚忠文。鎮清白坦夷。恭儉慎默。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



輕

四年東平公呂公著卒

公著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王安石博辯騁辭人。

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



近世集卷十四  
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帝即位。擢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比。動其心。務為

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安置蔡確于新州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為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為不可。力爭之。越

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未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潞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邪。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



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范純仁王存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以劉摯傳堯俞為門下中書侍郎

五年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等四砦畀之。

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文彥博致仕

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于玉津園。

孫固卒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傳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召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



大夫劉安世朱光庭

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嘗為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

六年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

### 復制置解鹽使

詔解鹽復許通商

### 罷劉摯知鄆州

摯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不受請謁。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竒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邢恕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

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得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廷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觀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摯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



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

堯俞重厚寡言。論事君前略無回隱。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謚獻肅。

### 七年。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

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邪。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 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

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



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 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挾劉摯為朋黨。出知鄭州。

### 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八年。蘇頌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於簾前爭。

之。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劾頌稽留詔命。公遂上章辭位。乃罷為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頌器局閑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

### 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議。尚書左丞梁燾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



通鑑纂要卷二十四  
奏謂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

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

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衛。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



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遂先

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怙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



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遂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括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允。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穆陸師閔行茶法于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抹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脩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 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不許。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



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

臣等謹按楊畏假以紹述之說。勸哲宗。蓋欲哲宗紹述神宗用王安石所行之新法。非紹述祖宗之良法也。哲宗不悟。遽入其說。自是用人行政。一切皆反司馬光諸賢所為。天下生靈重罹荼毒。而宋因以南渡。然則人君聽言。可不審哉。紹聖元年。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 呂大防罷

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

###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意絀元祐之政。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施設。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歲



之梓宮。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

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二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以張商英為右正言。

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



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詣執政求進。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

### 貶蘇軾知英州

初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無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臺董敦逸黃慶基言軾

為中書舍人時。行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軾弟轍辨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毀先帝。於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軾亦罷知定州。至是全臺復言軾撰呂惠卿誥詞。訕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



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

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

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為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



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賢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 復免役法

### 以蔡卞為國史脩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脩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同脩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

錄。文飾姦偽。芟落事實。盡改正史。

### 罷十科舉士法

### 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

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至郡數月而卒。

### 以黃履為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 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



等官。詔諭天下。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祭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輟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

復免行錢。

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于遠州。

蔡卞進神宗實錄。於是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遷卞為翰林學士。言者又以呂大防監脩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二年復保甲法

贈蔡確太師謚忠懷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闌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

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䟽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敦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

貶范純仁知隨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



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三年。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

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撓祖禹安世。元祐

子丙

中諫乳媼事。以為斥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謫授昭新州別駕。賀英州安置。

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訶之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座。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



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焚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

郝随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随構成是獄。天下冤之。

### 以龔原為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四年李清臣免

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謨。俾日通忠讜。疏絕回遁。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覲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隙國是。羣姦附之。衡決莫障。重為薦紳之禍焉。

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

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傳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

派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



通鑑纂要卷之四  
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  
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  
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遂貶大防舒州。摯  
鼎州團練副使。輟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  
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  
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  
均州安置。王覲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  
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  
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峽衡蔡臺畢  
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諸州居住。王份落職致

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見補之賈易並監當  
官。朱光庭孫覺趙鼎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  
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  
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  
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  
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  
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而卒。  
天下惜之。既而梁燾亦卒于化州。劉摯卒于新州。  
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  
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



就道

降太師致仕文彦博為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誣毀先烈故也

以曾布知樞密院事

布初附章惇。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惇與尚書左丞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中書侍郎許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

然之

詔中書舍人蹇序辰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

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謫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願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



施行文書。攬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

### 潞公文彥博卒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謚忠烈。

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參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

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為證。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



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棫為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為萬安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 編管程頤于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追遣。欲入內別叔母。不許。明日贐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

### 復立市易務

元符元年。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安惇為御史中丞。

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謂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况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

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職。京覲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



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䟽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

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

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寘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脅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



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夏人寇平夏城。章榘大敗之。獲其將嵬名阿埋。

先是知渭州章榘城葫蘆河川。賜名平夏城。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榘與榘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二年。立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

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章榘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劾章榘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



通鑑卷之七十四  
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遂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言。失乎。幸與善地。不聽。

### 置看詳訴理局

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

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 許夏人通好

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 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佖即位。太后權同聽政。赦

帝在位十五年。年二十五歲。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



長則申王必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佖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拊

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

立皇后王氏

后。開封。德州刺史。瑛之女。

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詔求直言。

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



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

召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

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

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



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軾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 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 蔡卞有罪免

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臣姦。然猶在其術中。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俾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忠臣



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從韓忠彥之言也。

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章惇有罪免。

惇為相。專圖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蕪山陵使靈輦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



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剥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傅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

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

夬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跡。可以見其煅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無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引薦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古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卜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 詔改元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



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  
未見其可也。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四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五

起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至徽宗政和四年

徽宗皇帝

建中靖國元年春

瑞祥有赤氣亘天

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絀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

已辛





休祥矣

### 高平公范純仁卒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

王氏稱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

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已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 遼耶律洪基死。孫延禧立。

### 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聞中國黜惇。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



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疆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

### 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

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 罷尚書右丞范純禮

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



以間口。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誵怒。會誵館遼使。純禮主宴。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 罷左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

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柰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



掩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權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信宿出。權知泰州。

### 復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達

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為翰林學士承旨。

### 再詔改元

曾布主於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以鄧洵武為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



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紀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

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無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卞言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

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卞。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尚書而以王黼代為中丞。稷數以論事忤權近。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至是出知蘇州。

崇寧元年。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 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謹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於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

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見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郭。朱光



商蘇嘉鄭俠劉昇魯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  
輔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譚宸楊僈  
陳伯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  
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  
得官京師

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  
左右丞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鑿善鑿嘗曰蔡子貴人也  
然才不德勝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  
於天子願助我鑿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

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  
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  
法及召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  
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  
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曾布免

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焚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

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  
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



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復令進士無試律

復紹聖役法

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時元祐元符末。君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

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



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

時元符皇后閤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遘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

俗之虛美。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

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竄鄒浩于昭州。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



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二年。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洧吉州。豐稷

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誠徽二州蠻納土。加舒亶龍圖閣待制。

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拓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未幾曲赦兩路。改誠為靖州。徽為蔣竹縣。

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復權茶法。

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

###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 更鹽鈔法

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彊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于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授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貨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遠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以法誤民京怒奪繹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貶韓忠彥等官有差



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羌人多羅巴奉溪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偏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羗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韉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忠文為監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

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純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 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 三年罷講議司



王厚復鄴鄆州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節度留後

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喻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 邦潘疊三州蕃落來降

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疊三州詔本路經略胡宗回加樞密直學士渭州郭景修為



西上閣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

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

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初蔡京任節夫帥廊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制五路。

四年。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黎峒王江蠻內附。

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邀利。乃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

復銀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關。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



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原。遂誘吐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貶王厚為鄯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

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酋溪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王厚坐逗遛降授鄯州防禦使。

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

遼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趙挺之罷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為南輔升襄邑縣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蓋蔡京欲兵權歸已故也

還上書派人

以王祖道提舉溪峒司

祖道言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宜開建城邑置溪峒司主之詔從之

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  
林攄還自遼

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饗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



京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勛領應奉局及綱事。勛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直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災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粥賣子女以供其須。斷山輦石。程督慘

丙戌

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網旁羅商舡。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五年。禁出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達請碑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



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 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京因覩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璫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留京師。

###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中書侍郎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

### 罷求直言

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 劉逵罷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達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大觀元年。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亥丁

以梁子美為尚書右丞。

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出於女真。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趙挺之罷。

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



太一宮使。居中不懌。蔡京為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稍怨之。

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無侍讀。

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

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故直祕閣程頤卒。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



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

以林摠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為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與宜州接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不令



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瘡痍。戍者十七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既鑒空超取顯美。由是龐恭孫趙通程鄰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

二年。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奏至。百官表賀。以玉帶賜蔡京。貫尋復積石軍。易鎮奉寧。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蔡京不悅。

以林摠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

深為中丞時。摠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多連蔡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安化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為黔南經略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

諸蠻納土。共五



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無黯南經略安撫使。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三年。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

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

林攄有罪免

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



過關。為帝言項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無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者。以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

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



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為逐夢得。而遷注為侍御史。京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庚寅

四年。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禁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彗出奎婁間。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  
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  
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  
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  
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  
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及不軌不忠之罪。凡  
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  
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  
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  
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陛

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  
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  
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  
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  
出之杭州。

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  
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  
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



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 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開封人。本欽聖殿押班。初帝為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后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

### 政和元年。張商英罷

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勸帝節華侈。息

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為。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

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



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 羈管陳瓘于台州

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嶷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

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入石幘。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幘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幘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



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  
械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  
中怒。罷械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其處心。發露  
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祕書丞。賜姓趙。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污而內亂。不  
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  
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  
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卽獻策曰。女真恨遼人  
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

辰壬

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  
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  
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  
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  
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  
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  
賜姓趙氏。以為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二年。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

呂氏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更定官名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勲官。而以太尉冠武。



已癸

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加童貫太尉。

三年。以何執中為太宰。

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

濮人王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宣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號為洞微先生。踰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詔落之。能道人未來事。蔡京

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寢加。朝臣戚里。夤緣關通。

祀于園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復。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



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

女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

阿骨打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族。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為都勃極烈。都勃極烈者。官長也。

四年。置道階。

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

午甲

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誚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鷄鹿兔文禽奇獸。



孔翠諸柵。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女真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

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束嘗以遼主不遣阿疎為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疎。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



遂命諸將傳挺而誓。至遼界。遇勃海軍耶律謝十  
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  
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  
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  
略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  
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  
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

遼遣都統蕭嗣先伐女真。阿骨打迎戰于混同江。遼  
軍大敗。

遼主聞寧江州陷。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

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  
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  
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  
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  
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  
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  
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  
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  
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  
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



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  
以童貫為陝西經略使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五





未乙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六

起宋徽宗宣和五年至徽宗宣和七年

五年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



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离合滿心蒲家奴粘没喝等復以為言。阿骨打遂於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為諱。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為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



為按出虎。謂尊大為諳班。謂國相為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迺之孫也。

金擊遼兵于達魯古城。大敗之。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于古骨龍。

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立定王桓為太子。赦

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廊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作三山河橋。

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岷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壞。

作明堂。

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遼伐金

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有星流出于柳。

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

者擊逐之。

金取遼黃龍府。

王厚等攻夏臧底河城。敗績。夏人遂大掠蕭關。

厚與劉仲武合涇原。廊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六年。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



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清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楮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筭。為改溫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

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聞林靈素之言。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



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金取遼東京州縣

何執中罷

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未幾卒。執中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主意。贊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總治三省事

京改都堂為公相廳。詔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樞

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更無所師。鄭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

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脩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



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為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七年。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視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蝶語。上下為大閤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官。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

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官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



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  
味。玕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  
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  
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  
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  
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  
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鄭居中罷**

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  
**起復鄭居中為太宰**

**方士王仔昔下獄死**

仔昔倨傲而顛。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  
欲羣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  
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

詔示百官。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  
造清華帝君正書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  
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  
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  
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



生。張虛白通元沖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作萬歲山

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

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

竄侍御史黃葆光于昭州

初葆光為左司諫。始莅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省之計。徒為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蔡京疆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



戊戌

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䟽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 金取遼八州

重和元年。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遣武義大

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代。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 以童貫為太保

### 掖庭大火

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焚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 宣和元年。詔更寺院為宮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

己亥



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

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觀。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

### 用詔決難行也。

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乃狼虎。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

###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黼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諜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畫學正陳堯



臣使遼。堯臣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無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為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

初金主遣使求封冊于遼。至是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哀

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答贊謨如遼迎封冊。冊至。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敗走。夏人追殺之。

京師大水。

大雨七日。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



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消復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

### 夏人來。詔童貫罷兵。以貫為太傅。

關右既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

### 幸蔡京第

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儵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儵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

###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



儒中。多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

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

安中附童貫王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罪。為帝所知。

遂居政府

帝數微行。竄祕書省正字曹輔于郴州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



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石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召楊時為祕書郎。

時南劍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後歷知瀘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翬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翬以時對。京因薦之。乃召為祕書郎。

二年。罷道學。

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恠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靈素死。猶以侍從禮葬焉。

### 遣趙良嗣使金

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

之地

### 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

金主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和議遂絕。

### 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

### 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



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

### 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

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于池州。

### 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州青溪民方臘。託左道以惑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



不聽。放肅歸田里。勸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劬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以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眾至數萬。

### 余深罷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 以王黼為少保太宰

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賢相。及拜太宰。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 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

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眾。東南大震。



丑辛

淮南發運使陳邁上言。臘衆彊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臘又陷婺衢處州。

### 三年。鄧洵武卒

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原自洵武始。

### 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初。帝以東南之事。信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己。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第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 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臘尋伏誅。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俛而縊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于黃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



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黃州安置。

### 復置應奉司

方臘既平。王黼言於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應奉。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為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

### 黑眚見于禁中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

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愎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

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輾輓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

詔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金侵遼中京

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斡次秦王



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踈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誣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覲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余覲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

曰。自余覲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金粘沒喝亦言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幹本幹离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覲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金克遼中京。遼耶律延禧走雲中。

遺傳國璽于桑乾河。

管勾太平觀陳瓘卒。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至是卒于楚州。

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等以耶律淳稱帝。遙廢其主延禧為湘陰王。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

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改怨軍為常勝軍。遙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

金克遼西京

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鄭居中謂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我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

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遣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

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疎以歸。

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种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



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槌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

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為都統制。

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 初收經制錢

先是命陳邁經制江淮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餽餉。邁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害。

金阿骨打襲遼。延禧于石輦鐸延禧敗走。

### 除朝散郎宋昭名

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

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

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

遼常勝軍帥郭藥師為涿州留守。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



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延慶兵潰。

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金人來議燕地。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平灤三州。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

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金克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使銀术可婁室陳于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



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 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

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

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為艮嶽記。以為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閹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名壽嶽云。

臣等謹按徽宗竭民力以營土木之工。一峯一



詔至役萬夫。惟日不足。以極其遊觀之樂。曾不知幻設之江山。方成於目前。而世傳之土宇。已屬之金人矣。可勝嘆哉。

### 戶部獻今年民數

時天下分為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不及。

五年

金太宗完顏吳乞買天會元年

### 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离保。自稱奚帝。

回离保尋為其下所殺。

### 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

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荅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是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



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

五事。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

### 遼延禧追廢淳為庶人。殺淳妻蕭氏。

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淳為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 遣使如金。

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



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略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

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金人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詔童貫蔡攸班



師

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

金襲遼。延禧于青塚。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延禧邀戰。敗績。走雲內。

金以幹魯為都統。幹魯不副之。使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幹魯使幹魯不。銀朮可。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塚。遇泥濘。不能進。幹魯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幹魯兵至埽里門。為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灤。幹魯不以兵千



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幹離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幹離不不許。

### 以楊時為通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

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通英說書。以王黼為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為太保。蔡攸為少師。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居中辭不拜。

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



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遼延禧奔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稱帝。

雅里死。特烈等復立聖宗孫耶律术烈為帝。术烈及特烈尋為亂兵所殺。

金張穀以平州來歸。

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穀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

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彊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穀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



像朝夕謂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瑍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與黨至汴以聞。帝以手扎付同知燕山府事。唐度弟令羈縻之。而度促瑍內附。瑍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唐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瑍聞之自

謂得計

金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

金主去燕京。六月有疾。命粘沒喝為都統。蒲家奴幹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部堵濬而卒。年五十六。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諡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以斜也為諡班庶長子也。九月。葬太祖于海古城西。

詔建平州為泰寧軍。以張瑍為節度使。

金人聞瑍叛。遣闍母將三千騎來討。瑍率兵拒之。



于營州。閼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穀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穀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 幸王黼第觀芝

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 金人襲平州。張穀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

閼母無功而退。金主復使幹离不督閼母攻平州。

會張穀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离不襲之。與戰于城東。穀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

### 詔殺張穀。函首以畀金。

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言必不發遣。懼啓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即與。



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為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

### 金人來歸武朔州

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

辰甲

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 六年。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邪。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 京師河東陝西地震

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



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

### 金人陷平州

張敦固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召幹离不還。下詔招撫。閻母竟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 科免夫錢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軍。率十數石致一石。纔一年。二路皆困。王黼乃請詔京西。淮南。兩浙。江南。福建。荆湖。廣南。措置調夫各

數十萬。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十萬緡。而結怨四海矣。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穀。不給糧。遂攻應蔚。逐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



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積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

以白時中為太宰

王黼有罪免

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為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官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

會中丞何臬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置講議財利司。罷應奉司。

自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橫賦。以羨為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尚書右丞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官禁應



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詔蔡京復領三省事。

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二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至代京入奏事。條每遣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占聒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相為戶部侍郎。媒蘖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白時中

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 河北山東盜起

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眾至十萬。又有張迪者。眾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 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為道士。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為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七年。遼延禧如党項至應州。金將婁室獲之以歸。遼遂亡。吳乞買廢延禧為海濱王。遣使以獲遼主來告慶。

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是為西遼。

勒蔡京致仕。

蔡條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條。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發條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杞于黃州。褫條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

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復元豐官制。

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為階官。毋領三省事。

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為王。



臣等謹按古者天子稱王。自秦以降。始以皇帝自稱。而以王號加於諸侯。事已非古。况以加諸宦者乎。徽宗所為顛悖如此。則其他日屈辱虜庭。由皇帝而降封昏德公。并及其子。亦降封重昏侯。皆所自取。無足怪者矣。

###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為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于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于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

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聳汗。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以即大用。默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王氏稱曰。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小人必忌君子。此朋黨之論所以興也。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特疾惡太甚。以激小



人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縉紳。貽患國家。朋黨之說。徧於四海。烏虜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敝。為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口舌力爭。啓其狠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

### 有狐升御榻而坐

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盡之。

### 金將粘沒喝。幹离不分道入寇

初幹离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离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谷神。耶律余覲。自雲中趨太原。撻懶。閣母。劉彥宗。幹离不。自平州入燕山。時方郊。帝纔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



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

察為金賀正使。至境上。遇幹離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 召种師道為兩河制置使

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趨召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

### 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邪。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



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

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幹离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州縣。

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



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貫至。藥師迎拜帳下。遂邀貫視師。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逆節已萌。凶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离不自平州破擅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离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

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幹离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 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

###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

### 以皇太子為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



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昉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昉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

柰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成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榨。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



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使施行。虛中又請出官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

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以吳敏為門下侍郎。

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



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

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

赦

立皇后朱氏

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

南仲。帝東宮舊僚也。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

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韓侂離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六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七

起宋欽宗靖康元年  
至高宗建炎元年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詔中外直事得失

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  
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金幹离不陷相濬二州時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  
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官軍在河南  
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  
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

午丙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竄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焚其家。黼至雍丘。盜殺之。

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彥賜死。並籍其家。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

帝聞幹離不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宇文粹中。奉上皇東行避敵。上皇如亳州。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之計。上皇至鎮江。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

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



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

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遣使督諸道兵入援。

金幹离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為質。

癸酉。幹离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



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穀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幹離不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

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訥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



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  
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  
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  
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  
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  
歸。此時與之盟。則不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  
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  
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  
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  
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

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  
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  
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  
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  
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  
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都統制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

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  
敗之于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為一。西路稍通。援  
兵得達。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粘沒喝軍。种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

師道至洛。聞幹离不已。屯京城下。師道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歛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

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侯。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以楊時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為三路大帥。棄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



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

貶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

師成晚年益通賄謝。貌若不能言。然陰鷙遇間即發。王黼嘗為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為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追殺之。

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

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為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



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

果用

罷李綱以謝金人

幹离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為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東等千餘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



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

邪。邦彥等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搥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鬱而磔之。并殺內侍數。



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  
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  
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  
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  
也。相麾聲喏而散。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還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己至申。金  
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

至金幕府。見幹离不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  
王訥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  
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  
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  
還。

詔割三鎮地以界金。金幹离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  
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  
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  
懼。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  
鎮地。幹离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



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 李邦彥免

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李稅。為尚書左右丞。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以兵入援。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韓侂胄不已退。李綱請詔古

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 种師道罷

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不聽。

### 以楊時兼國子祭酒

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种師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



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

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乃分兵趨汴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死之。

呂氏中曰：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此虜所以嘆無人也。

貶蔡京為秘書監。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攸為太中大夫。

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從上皇行。

梁方平伏誅。

張邦昌、李梈免。

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粘沒喝復至。社稷之賊也，遂免。

以徐處仁為太宰。

處仁言三鎮不當棄，與吳敏議合，遂拜太宰。

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幹离不至北鄙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



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离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离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

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

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



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 太上皇至京師

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因求去。帝不允。

### 立子諶為太子

### 詔吏部考覈濫賞

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及近習所引。獻頌可採。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 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

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煇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煇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煇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邵溥。御史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煇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

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

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



聞楊時目為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漸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

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

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怒散去。所留才百人。師



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而贈師中少師。

### 詔諫官極論闕失

右正言崔鷗上疏曰。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言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論。

累及學官。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術。破壞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耶。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丐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遊說。斥之。綱不得已受命。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

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臣等謹按。金人既解汴圍而歸。為宋計者。宜旦夕汲汲。以脩內攘外為事。而乃上下恬然。無復遠慮。獨李綱深憂之。而每有謀議。輒為耿南仲



諸人所沮。曾未半歲。果再致虜兵如綱言。而宗  
祧失守。二帝北遷矣。忠言不用。而所用非忠。自  
古亂亡之君。若是者多矣。豈非萬世之永鑒哉。  
謫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

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  
列。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  
為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酒  
務。

### 彗出紫微垣

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

衰。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象可  
畏。當脩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詔除民間疾苦  
十七事。

### 竄蔡京于儋州。道死。童貫。趙良嗣伏誅

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  
使。至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孫分竄遠地。竄貫于  
吉陽軍。趙良嗣于柳州。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州。朝  
廷遣御史張澂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嗣于  
貶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  
人主前。顙徂伺為固位計。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



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梃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集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瞻視。有度量。能踈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煽翕赫。庭戶雜還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窮姦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于太原

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



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於是劉韜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韜兵潰。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會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粘沒喝幹离不復分道入寇。

徐處仁、吳敏許翰罷。以唐恪為少宰。何臬為中書侍郎。陳過庭為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事。

翰處仁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論議不合。翰罷知亳州。處仁又與敏爭于帝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鼻額為黑。南仲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



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

金粘沒喝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

金粘沒喝幹。離不復分道入寇。粘沒喝發雲中。幹離不發保州。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城陷。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蔡攸朱勔伏誅

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興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

籍所無。於是遣使即二人所至斬之。

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珪。胡安國于遠州。

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已。會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鄒浩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間于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污。如安國者實鮮。



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舍人劉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桌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盡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尋安置李綱于建昌軍。

金幹离不陷真定都鈴轄劉錡死之

錡側謹切

种師閔及金幹离不戰于井陘。敗績。幹离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錡率眾晝夜搏戰。久之城陷。錡巷戰。麾下稍稍散亡。錡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知府李邕被執北去。

金遣使來

金二酋遣楊天吉王訥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詣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  
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  
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  
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  
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  
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閱其忠。下遷  
吏部侍郎。

### 詔百官議三鎮棄守

先是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許以三鎮賦入之數。  
雲至真定。幹离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

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  
幹离不粘沒喝亦使王訥等來。帝乃命馮澥副康  
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金人所却。王遂不  
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  
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  
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鼎曰。三鎮國之  
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  
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鼎論辯不已。因曰。河  
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  
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



金粘沒喝陷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金人遂渡河陷西京。詔馮澥使金軍請和。

粘沒喝自大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金活女帥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粘沒喝既

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申飭守備。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

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濟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



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韓禹不軍濟河。遊奕日至磁城下。縱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為承信郎。

何鼎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傳為尚書右丞。鼎主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罷為開封尹。傳為兵部尚書。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傳對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

孫傳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



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鼎尤尊信之。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為絳人所殺。南仲奔相州。

幹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幹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齧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玠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



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訥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等死之。

安國被圍。捍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訥。張謨。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

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金幹离不粘沒喝圍京城。要帝出盟。

幹离不自真定趨汴。至城下。屯于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來會。屯于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



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臬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

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

示于城下。都人大懼。

### 唐恪免。以何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恪從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卧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劾恪。知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罷。

### 馮澥至自金軍。以為尚書左丞。

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挾與俱還。自後凡三遣慶來。堅請帝出會盟。

### 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

朱子熹曰。叔夜領兵合駐旁近。以為牽制。且伸縮



自如。一入城。便有牽掣。所以迄無成功。

金人要親王出盟。遣馮澥。曹輔。以宗室往受盟。金人不許。

金人復來言。不須上出城。請親王及何棗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迓。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即遣還。不與交一語。

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棗以為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邁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彗星出。長竟天。

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

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



止。何臬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

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詘服。麾其徒退。何臬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臬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臬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史臣曰。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獨何臬。孫傳



以為地不可割。朝廷任之。然初無奇策可以濟難。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于造謀之始。而信于破城之後。辜天下之望。致君播遷。由惑于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 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

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

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人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

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



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振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為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為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辨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二年

五月高宗皇帝  
構建炎元年

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

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

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桌。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桌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桌不聽。



河東割地使劉韜自經于金軍

韜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妻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既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窓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

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澤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大風霾。雲霧四塞。



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玠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

瓊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



水寧有二主哉。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吳玠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為劇賊。

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搥破其唇。嚙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臣等謹按君與民相為命。宋至中葉。虐用其民。民不堪命也甚矣。一旦事迫勢危。乃曰。百姓救我。為人君者。不能保其妻子之命。至使之求救於民。而終不免焉。亦可監矣。

金人大括金帛。殺戶部尚書梅執禮等。

時金酋邀索金帛。每日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



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窒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酋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酋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空。無以塞命爾。金酋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金酋怒。搃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憤嘆。

### 康王構次于濟州

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

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賫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吕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

### 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傳。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

吳玠。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相視。計無所出。



王時雍問於玠。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傳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祕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

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玠莫儔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

金立張邦昌為楚帝。閣門宣贊舍人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而死。

金人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邪。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



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吳玠莫儻。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呂好問爭之。乃止。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柁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士庶觀者。無不感愴。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至是。幹離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臬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



輔。孫覲。汪藻。郭仲荀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宗澤在衛間。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史臣曰。初。韓侂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唯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臣等謹按宋靖康之禍。慘矣。原其所自。皆由王